

電影：喜宴（以親情化解危機）

關鍵字：

同性戀、文化衝突、文化藩籬、親情、傳宗接代、家庭結構、傳統孝道的觀念、挑戰權威、餐桌上的溝通

Core 2 Global issues 全球性問題

migration (rural–urban, or international) 遷移（鄉村到城市，或國際性移民）

racism,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種族主義、偏見、歧視

Core 3 Social relationships 社會關係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or self-identity 語言和文化認同或自我認同

relationships (friendship, work, family) 關係（友誼、工作、家庭）

social structures 社會結構

social behaviours 社交行為

taboos versus what is socially acceptable 社會禁忌及社會接受程度



出品： 1993

導演： 李安

演員： 郎雄（高父）

歸亞蕾（高母）

趙文瑄（高偉同）

Mitchell Lichtenstei（賽門）

金素梅（顧威威）



擅長處理個人與家庭衝突，李安總將故事背景置放在東、西文化的臨界點上，檢視西方思潮如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蘊釀，而中國文化又是如何自處？

憑著精明的房地產投資眼光，高偉同得以手持綠卡並和他的情人賽蒙在曼哈頓的高級住宅共逐愛窩。相隔千里的台灣父母卻納悶他為什麼還不結婚。為幫偉同擺脫來自年老父母的逼婚壓力，賽門設計讓偉同和威威假結婚。

高偉同與賽門這種連四週鄰居都不禁投以異樣眼光的同性戀行徑，該如何跨越文化藩籬，在回歸父母親情的擁抱時，仍能以無限的愛與寬容化解一切難題，是本片急欲探討的主題。

劇情的主線不是主角高偉同與愛人賽門之間的愛情，是高偉同如何對親人（尤其是父親）隱藏／表白他的同性戀身分，片中的偉同儘管對自己的同性戀事實抱持著健康自然的態度，

但是依舊不願意去挑戰異性戀堅持的男女婚配、傳宗接代的看法。能躲就躲，能騙就騙，不能騙就設局使詐。

《喜宴》將異性 / 同性的關係放在家庭結構裡，轉變成父 / 子的關係，故事的重心變成兒子不應當挑戰父親的權威，整部電影也就順理成章的以親情的維護、父權的保障、家庭和諧關係的延續作為最終理想的結局。

下文將繼續分析《喜宴》中的父子家庭關係又如何隱喻另外一個意識形態結構，那就是**文化認同**以及中國現代化的問題。

片中兩位同性戀男主角，只有偉同有一個錯綜複雜、剪不斷理還亂的家庭，白種美國人的賽門卻無須為這麼一個「亂七八糟」（偉同在醫院對母親告白時的用語）的關係而向任何其他親人負責。

賽門似乎沒有任何還保持連絡的親人，只有在一段簡單的交代中，觀眾才得知他的父母早已離異，年歲極高的父親住在「德州的亞歷桑那」，母親住在波士頓，兩位姊姊住在舊金山，毫不熟稔的同父異母的哥哥則在越戰中戰死。

在偉同耐心地填寫母親寄給他的徵婚表格時，賽門曾經順口要他乾脆對父親表白，省得麻煩，就像他曾經對他自己的父親表白一樣。從他輕描淡寫地提出這個建議的態度，對他來說似乎並沒有經歷太多的心理掙扎。賽門對家人的表白並不需要承受像偉同一般輾轉反側的心理壓力。

這是否為東西方文化差異？西方文化是個人主義至上，個人的行為價值由自己確立，無須別人的肯定（包括親人在內）；相對之下，東方文化則被塑造成是家庭至上，不容許個人獨斷獨行，破壞了家庭的從屬延續。換句話說，如果《喜宴》是透過同性 / 異性來談父子家庭，那麼這個父權結構還具有特定的文化義涵，亦即是「東方的」父權結構。偉同是因為自己的同性戀認同會挑戰父親的人生觀、世界觀，進而瓦解父親的地位，造成後者存在的危機而感到為難。

李安電影中父親的角色往往是集所有的中國符號於一身，精要的掌握兩千年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他不僅僅精通太極拳、長於書法、熟悉中國詩詞藝術，還能領悟體現於飲食之中的中國文化精義，卻與現代社會有些格格不入。他所熟悉的世界觀，遭遇到他的下一代最直接的挑戰。這些西化甚深的子女（偉同已經在美國住了十年，而且有綠卡）已經西化，但是心中又充滿矛盾情節的子女，一方面表現出對父親的價值觀難以消受，但是同時又不能將後者完全擺脫。

在《喜宴》之中，我們看到偉同為了迎接父母到訪，將家中的擺設全部改換，到處掛上父親親手寫的書法；與威威的婚禮採公證結婚，卻惹的父怒母悲，結果只好大肆鋪張，辦了一個傳統的大紅喜宴。接受父親一切安排的偉同，顯然並不樂在其中。

後來，偉同、賽門重修舊好，威威保留胎兒以換取綠卡，得以如願留在美國，高家兩老也有孫子可抱。真正做了妥協、改變，但於其中又有所體悟的則是傳統中國的父親，此處父親的轉變就頗耐人尋味了。

我們由一個同性戀兒子為滿足父親對香火延續的希冀所作的努力出發，輾轉達到多重層次的意識形態：對父權的尊崇，對文化差異的戀物，對現代化以及文化認同的焦慮。

表面看來不合時宜、冥頑不靈的父親，竟然耳聰目明，能明瞭現代社會的脈動（「I watch, I hear, and I learn.」他對賽門說），顯露出年歲累積的圓融智慧。他接受了同性戀的事實，但是他也同時明白下一代需要走自己的路。他成了這整個過程中得到啟迪而有所成長的人物，耐人尋味的地方是他一點都不公開自己的轉變，依舊回去過自己原來的生活。這樣圓滿的結局應該要歸功於親情的影響力，唯有這種血濃於水的親情，彼此肯作一部份的退讓，才能維持家庭的和諧。

用餐時刻是家庭成員情感交流的時候，傳統華人家庭的餐桌文化對李安而言想必是非常獨特的，餐桌一向是李安用來表現家庭溝通最常使用的場景。在「喜宴」中，全家五人就共有六次一同用餐的場景。

第一次為高父、高母剛到紐約，由賽門做菜，賽門善於廚藝，而準媳婦威威卻不會，但偉同、賽門與威威三人，為了營造威威標準完美媳婦的形象，讓父母以為是威威在做菜，父親品嚐後對威威讚不絕口，賽門討好公婆的一番心血皆被威威接收，而餐桌上全用中文，賽門完全無法瞭解，在餐桌上，賽門宛如這個家庭中的隱形人。

第二次為全家共用早餐，偉同未與父母商量，立即宣布下午要公證結婚，高父臉色大變，眉頭深鎖，高母責怪偉同，反遭偉同搶白：「我結婚又不是為了跟人家交代」，在兩人爭辯過程中，高父告訴高母，孩子已經長大，隨他們自己辦，離開餐桌。此處一如傳統家庭，父親是權威角色，母子關係較為親密，能彼此溝通（蔡文輝，民 76），母親是父子關係中的協調角色，當父親反對兒子意見時，往往不會嘗試與兒子溝通，而是直接說反話表達自己的反對。

公證結婚後，全家五人到飯店用餐，大家低頭用餐，相對無言，此時巧遇高父舊部屬老陳，打開了話題，說中了高家父母的心事，高父立刻眉開眼笑，偉同面有難色，老陳一句：「你要說一個不字，就是不孝！」這緊箍咒一出，偉同不敢違背。相較於西方小孩成年後幾乎所有事情都有自主權，父母只能從旁給予建議，中國家庭的兒女由於傳統孝道的觀念，對於父母的話很難違背，透過高母與老陳口中，說明了「喜宴」並不是為了新郎與新娘辦的，是為了給親友交代，要讓父母長輩們能風風光光在喜宴上答謝親友，沒有這道程序的結婚對華人父母是毫無意義的，高母以哭來表達對公證結婚而無喜宴之不滿，高父選擇無言的抗議，若非巧遇老陳，沒有這場喜宴，恐怕父子關係將會一直不睦下去。

喜宴之後，第四次全家用餐，賽門引起了大家注意，這位偉同真正的愛人，在家中毫無地位，在餐桌上語言不通，在餐桌上像是外人，只好不再與全家用餐，避免被冷落的感覺。然而，不能在餐桌上與賽門打情罵俏的偉同，看到賽門離去，也無心吃飯，此時威威已與二老相處融洽，看到偉同眼中只有賽門，對於她吃壽司時的不適感視而不見，心中不是滋味，洗完澡後，企圖挑逗偉同，偉同不予理會。藉由餐桌上的缺席，賽門對偉同表達無聲抗議，雖然偉同在賽門房間等他回來，但彼此仍然沒有良好的溝通，偉同不反省自己冷落了賽門，卻質問賽門是否與朋友上床，讓兩人的關係更為緊張，不能曝光的愛情，在走入華人家庭後，因矛盾衝突而走味。

第五次，全家用餐時，賽門發現威威懷孕，與偉同、威威三人彼此以英文爭執漫罵，事實上，三人關係早成為爭風吃醋的三角關係，選在原本一家相聚分享情感的時刻爆發出來，此時高父並未以父親權威的身份，要求大家安靜吃飯，他發現他是大家欺騙的對象，他的父親權威角色，遭受打擊，在高母慌張不知發生何事時，他只能要高母與他一起「假裝」安靜吃飯，不論是否懂英文，高父高母都看得出三個人之間發生的事情不單純，高父因此而再度中風，偉同在此時向母親坦承自己是同性戀，並表示不忍心把埋藏了多年的秘密告訴父母，母親要偉同不要告訴父親，避免父親受不了打擊。

第六次全家用餐時，當高母提到這次是賽門做的菜，高父卻毫無表示，並挾肉給威威，並跟高母說回去後要再寄東西給威威他們，此時高母已漸漸嘗試瞭解賽門，高父雖然心中已知實情，仍裝作不知情，將威威當作媳婦，不將秘密戳破。由於此時高母已知威威有孩子，因此想讓威威留下孩子，高父透過對威威的關心，想保住自己的孫子，但高父深知，若偉同、威威與賽門三人不能合諧共處，是不可能讓威威留下孩子的，因此，高父也以紅包，來肯定賽門的「高家人」的身份，來促成三人共同延續高家香火。

從這些餐桌場景可以看出高父在家庭中代表至高無上的權威形象，吃飯要由他開動，他抱孫心切，要高母幫忙說出口，自己對偉同卻說不出口，與偉同的溝通也常要高母傳遞。高父維持了傳統的倫理觀念，認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有延續高家香火的使命感，雖然他本身就是不服禮教之人，為了逃避從小訂的婚事而從軍，但是仍不能脫離傳統家庭觀念，為了要達成父親遺願，在海外生根，傳宗接代，要求偉同成家，李安描寫了傳統父親權威的一面，但其實傳統父親的內心是脆弱的，威權形象也是一戳可破的。

網路討論題目：

- 試討論片中母親角色的人物個性。
- 片中的另一個女主角顧威威和家庭的關係如何？影片對威威的角色塑造反應出對中國大陸什麼樣的社會想像？
- 同屬中國人的威威在高媽媽的眼中是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女性，威威也面臨現代 / 傳統的危機嗎？